

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

冯建伟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

冯建伟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

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

冯建伟 著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4.125 印张 89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619-0332-4

G·88 定价: 3.50 元

向阳花木易为春

(代序)

黄泽全*

中国作为泱泱大国,图书市场浩如烟海。当人们浏览书市时,便会发现介绍非洲情况的书籍数量很少,而作者以亲身经历所撰写的介绍非洲、研究非洲的书籍更是少见。《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就是这少见的书中的一本。我有幸读到这本书,成为第一个读者,细心研读,顿时发现这本书语言流畅,文笔生动,感情真挚,内容翔实,是一部帮助人们认识非洲、了解非洲、熟悉非洲、研究非洲的一本珍贵参考书。

众所周知,非洲历史悠久、文化古老、人民勤劳、物产丰饶,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古代非洲劳动人民曾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非洲又是人类社会遭受磨难和挫折最深重的地区,有着一部充满屈辱和血泪的历史。长达500年之久的殖民入侵,给非洲人民造成的苦难罄竹难书。震惊寰宇的奴隶贸易,非洲损失的精壮劳力以亿计算。遭受苦

*“代序”作者黄泽全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任记者,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理事。

难最深、时间最长的又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大非洲国家，即人们常说的黑非洲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黑非洲地区被说成是“黑暗的大陆”、“落后的大陆”、“毫无希望的大陆”。加之西方舆论长期以来进行歪曲性宣传与虚构性描述，给黑非洲地区，尤其是尼日尔河流域地区披上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使世界上对这一地区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造成不少人缺乏正确性认识，甚至产生种种迷惑、误会、曲解与偏见。《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一书的可贵之处，正是由于作者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实地考察，以大量第一手材料真实地反映尼日尔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道德、风俗以及自然概貌，将这一地区的本来面目原原本本地呈现到读者面前，使读者能够原原本本地认识、了解尼日尔河流域乃至全非洲地区的本来面目。

《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作者冯建伟先生，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系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经历非凡，资深绩优。他1926年生于河北省宁晋县。1943年，时年17岁的冯建伟以满腔热情投身革命队伍，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里担任文书工作，1944年春调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家报社，从此开始了新闻工作，一干就是50年。在半个世纪的新闻记者生涯中，先担任国内记者15年，后从事国际报道35年，其中负责非洲新闻报道、研究非洲问题25年。

冯建伟先后到过12个非洲国家，曾经担任新华社驻肯尼亚、索马里、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分社的首席记者。在非洲工作期间，曾经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尤其令人钦佩的是，1979年底到1980年初，他沿尼日尔河流域的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4个国家以及加纳进行社会经济实地考

察,历时半年有余,行程二万余公里,同数百名各界人士交谈,笔录资料 20 多本,达 90 多万字。考察结束后,撰写专题调查报告、专题论文 20 多篇,在《世界知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1986 年秋天,冯建伟离休后,他没有赋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是利用自己拥有的理论知识厚实、实践经验丰富和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等优势,忍受眼疾折磨,分析整理资料,潜心阅读国际学术界对热带非洲社会经济论述的书刊资料,历时 3 年时间,终于高质量地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热带非洲形态及历史分期研究”,向广大读者奉献出《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一书。在非洲工作期间,冯建伟完全可以通过听广播、看电视、翻报刊获取报道素材,完全可以过着“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谈天说地、八面应酬”的舒适生活。但是,他自找苦吃,深入原始地区,克服衣食住行诸多方面难于想象的困难,乐于“乡间小路、土房陋室、粗茶淡饭、盛夏酷暑”的考察旅程。古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冯建伟正是凭着对非洲执著的爱,深入他人视为畏途的世界上落后地区实地考察,追寻非洲这块饱经风雨而又被历史遗忘的大地上的许多不解之谜,从而比他人先行一步地对非洲进行再发现、再认识,成为中国对非洲落后地区进行全面、系统、综合性社会经济实地考察的第一人,显示出中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凌霜竹箭傲雪梅,直与天地争春回”的可贵精神。为了表彰冯建伟对中国新闻事业作出的贡献,特别是长期从事非洲新闻宣传和研究非洲问题所取的丰硕成果,1986 年 11 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向冯建伟颁发了“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新闻证书。

《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一书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不墨守成规、人云亦云，而是通过艰苦的实地考察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热带非洲社会经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现象及事实进行反复筛选、提炼，得出自己的新认识，提出自己的新观点，给国际学术界研究非洲领域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也促进中国非洲问题研究向一个全新的阶段迈进。

长期以来，世界学术界、舆论界对非洲的首长问题存在着争论。多数观点认为，非洲的首长制是封建等级制，酋长是过着剥削生活的封建领主，其理由是酋长占有大量土地和众多作为变相奴隶的妻妾子女。另外一部分观点认为，酋长在历史上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抵御外族入侵和维护民族团结方面起过积极作用，独立后为安定局势、稳定政权、协助政府贯彻执行有关方针政策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因而对酋长不能持否定态度，应充分肯定酋长在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历史的和现实中的地位。作者冯建伟对酋长制盛行的中心地带西非五国花费大量心血进行了考察，遍访尼日利亚、尼日尔和加纳的酋长王宫，集中了解和探索酋长制的体制、性质、特征、地位、作用、历史沿革以及发展趋势，得出这样的结论：酋长制并非君主专制，而是君主制和原始民主制（亦称军事民主制）的混合体制；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先财产，属于全民所有，酋长拥有土地支配权，但要分配给各个家族耕种，收获物归耕种者所有，酋长只是土地监护人，并非寄生阶级；酋长有收敛贡赋和差遣徭役的权力，但酋长所收贡物上交大酋长和国王、用于公益性社会事业以及救济难民外，留给自己的微不足道，因而酋长并非专靠剥削为生的封建领主，而是地地道道的部落首领；酋长的妻妾每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和消费

单位,领取公有制土地,自耕自食,抚养子女,仅是节庆之际带着自制的食品到丈夫居住的主房全家共享,她们名义上是尊贵的酋长夫人,实际上如同乡间的普通农妇。这一结论把酋长制阐述得如此深入、具体、全面,难怪有人称赞冯建伟在非洲期间弄清楚了酋长问题,是“立了一大功”。

长期以来,人们谈到非洲国家的单一制经济问题,基本上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单一制经济是殖民统治对非洲国家造成的恶果,是造成非洲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因素。单一制经济对非洲国家利弊怎样?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单一制经济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仅是与综合经济相对而言。一个经济部门,其产值占国家总产值或出口价值的50%以上,便列入了单一制经济的范畴。非洲国家因地制宜地发展某种经济作物的现象早在殖民主义入侵之前便已出现,例如加纳于100年前开始大面积种植可可,比殖民统治开始要提前30年。殖民主义者为了把非洲变成永久性的原料基地,为了推广经济作物而修铁路、公路和设立农副产品收购点,其目的是剥削和掠夺,但客观上也起到某些促进经济作物发展的作用。非洲国家独立后,为了根除殖民统治的残余,采取强制手段和行政命令方式改变单一经济,20多年实践证明,单一制经济状况不但没有改革,而且使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蒙受巨大损失。作者的结论是:单一制经济形成不是偶然的,是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单一制经济对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面貌改变具有积极因素,因而有利有弊,甚至利大于弊。当然单一制经济也具有副作用和危害性的一面,也不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对单一制经济不可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要因势利导,促使

单一制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全面发展民族经济的方向转换。

长期以来,关于非洲的历史分期问题,一直是争执不休的疑难课题,不同见解、不同认识、不同概念和不同判断,比比皆是,难以数计,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无定论。概括起来主要分歧点有:“原始社会末期论”、“家庭奴隶制论”、“准封建等级制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变种论”、“过渡形态论”、“混合制形态论”等。作者以实地考察获取的大量事实为根据,结合非洲学者对非洲社会的分析、论述,从生产力水平、氏族集体所有制、酋长制的阻挠和遏制、社会前进与发展的机制和动因、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祸害五大方面对非洲的历史分期问题进行深层次、全方位地比较论证,得出的结论是:非洲是多种社会形态交叉并存,互相渗透、融合,历史发展阶段交织重叠,界限不清,因而构成一幅奇特的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纵横交错的立体图画。运用这种观点,便可容易解释非洲目前普遍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在城镇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城镇,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生产及生活方式十分现代化;在广大农村地区,刀耕火种,刨坑撒籽,土房茅屋,衣不蔽体,仍然处在生产方式陈旧落后、生活清贫困苦的半原始阶段;尤其是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荒漠草原或密林深处,还能发现集体采摘、结伙狩猎、平均分享、利益均等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

总之,人们阅读《尼日尔河流域考察记》一书,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有助于认清和识别对非洲的种种曲解和偏见,以便抵制排除那些伤害非洲人民感情、贻误子孙后代的关于非洲的奇谈怪论。当然,冯建伟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仅是一家之言,作为学术问题可以展开讨论。但无论如何,《尼日尔

导 言

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起源相同,发展的道路也基本相似,但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与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的捷足先登,率先进入文明时代;有的迟迟滞留于野蛮社会,而另一些则延续于蒙昧时期,终于成为世界进步竞争的落伍者。

在历史的长河中,西非尼日尔河流域五国却走着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因此,如何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历史分期,作出既符合历史实际、又符合科学逻辑的结论,便成为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疑难课题。不同的见解、认识、论点和判断,不下数十种之多,而且各执一端,迄无定论。

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中,曾先后研究了亚、欧和北美各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历史分期问题,撰写大量有关论述与著作。相传,马克思也曾想研究非洲问题,无奈因时间所限,未能如愿,致使非洲,尤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热带非洲的社会历史,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上的一个地区空白点,留待后来人做弥补。

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多年积累探索的基础上,笔者决心做一次实地考察与深入研究,力图为解开这里的历史与现实之谜做出自己绵薄贡献。毋庸讳言,考察结果因主客观因素所限,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当笔者把这次实地考察的结果奉献给读者之时,衷心地期望大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奇异的社会历史环境..... (1)

第一节 社会组织 (15)

第二节 经济形态 (18)

第三节 阶级结构 (23)

第四节 政体形式 (24)

第五节 历史阶段 (25)

第二章 奇异的社会问题 (28)

第一节 酋长制的表象与本质 (28)

第二节 民族资产阶级的特异性 (36)

第三节 单一制经济的利弊 (50)

第四节 计划控制,还是市场调节? (57)

第五节 利用外资的两面观 (66)

第六节 混合制的生成与发展 (81)

第七节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98)

第八节 历史分期的疑点..... (103)

第三章 实地考察的体会 (108)

第一节 考察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108)

第一章 奇异的社会历史环境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经新华通讯社总社同意,笔者对尼日尔河沿岸四国——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加纳五国作了为期半年有余、行程两万多公里的社会经济实地考察。足迹所至,西至尼日尔河发源地的几内亚佛塔贾隆高原,东至尼日利亚、喀麦隆接壤的乍得湖畔,北起撒哈拉沙漠深处的尼日尔北部阿尔利特(出现于现代版图不久的居民点)铀矿井下,南到尼日尔河入海口的尼日利亚贝宁湾海上采油平台,走访了 31 个行政区的 150 个多个城镇、乡村、机关、团体、学校和科研单位,同数百名各界人士接触、交谈,收集第一手资料 20 余册,近百万字。

尼日尔河流域五国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热带非洲的西南端。这里是西非文明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就开始由狩猎和采摘野生植物发展到驯养动物和培植农业。公元前 300 年前后,西非许多地方广泛使用铁器,从而提前进入“铁石并用”时期。

然而,正是这里,却是遭受西方殖民主义惨绝人寰的奴隶交易和殖民统治祸害的重灾区,也是人类历史上遭受磨难和挫折最多最大的地区之一。从公元 15 世纪起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奴隶交易,使非洲人口损失多达一亿之众,而其中绝大多数遇难者是包括五国在内的热带非洲人。这段充满屈辱和血

泪的历史，加纳的海岸角堡、埃尔米纳堡、塞内加尔的戈雷岛堡、尼日利亚八达格里的奴隶锁链，以及遍布几内亚湾的成百个奴隶交易据点（或关押奴隶的牢房），便是鲜明有力的证据。

殖民主义的入侵及其压迫，对于热带非洲地区的危害，罄竹难书，无法形容。正是由于这种灾难性的历史遭遇，才打乱、推迟、延缓甚至一度中断了整个热带非洲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造成了历史长河中的阻塞、凝固、停滞状态，最终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正是受奇异社会历史的感召，使笔者萌生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不管有多少不利的主客观因素，都要在国内外学术界首创尼日尔河沿岸社会经济实地考察之旅，以完成时代责任感赋予的调研任务，为后人留下某些文字记载。

实地考察中，每到一个国家，除照例把各国首都作为考察重点外，一般都要选有代表性的三类地区，分别前往深查细访，时间各约一周左右。分区考察的重点在基层，以便尽可能多到现场去看、去听、去琢磨，去同下层各界人士交往、接触，广泛收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就这样，笔者先后走访了几内亚的科纳科里、法拉纳、马木、拉贝和博凯地区，马里的巴马科、塞古和莫普提地区，尼日尔的尼亚美、马拉迪和阿尔利特地区，尼日利亚的卡诺、卡杜纳、贝宁、哈尔科特地区以及加纳的库马西地区。

在基层考察中，给笔者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地区是尼日尔河发源地几内亚的法拉纳地区。

尼日尔河发源于几内亚佛塔贾隆高原，蜿蜒 4160 公里，流经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四国，流域总面积为

210 万平方公里，是非洲第三大河，世界第十长河。它滋润着西非广袤的土地，哺育了西非悠久的历史文化，是西非各民族的摇篮。尤其重要的是，尼日尔河还是抵御撒哈拉沙漠向南侵袭的天然屏障，维护着萨赫勒地区和苏丹热带草原的生态平衡，调节气温和雨量，为促进这一地区农林牧渔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之，它受到沿岸居民的爱慕，从古至今流传着许许多多赞颂它的诗歌和民间故事。

尼日尔河河名意为“流经黑人地区的河流”。这条河虽然统称为尼日尔河，但沿岸地区的居民因出自对河流的热爱，给这条河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叫法。例如，几内亚和马里人称它为“朱莉芭”，“芭”意为河流，“朱莉”解释为“伟大的血液”，合起来是指这条河好像西非心脏地带的大动脉，给千百万人民提供生活的资源。

佛塔贾隆高原，为富拉尼语，意即“河流之父”。的确，这块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以东渐渐隆起，海拔 600~1500 米，面积约 7——8 万平方公里的高地，水力资源极为丰富，处处泉水叮咚，溪流淙淙，瀑布飞溅，被称为“西非水塔”。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等至少十几条大小河流，都发源于此。不过，说尼日尔河发源于佛塔贾隆高原，仅是地理概念的总称，其含义不尽确切。笔者从西到北、再从北向南，作“丫”字形穿越高原到尼日尔河发源地——几内亚的法拉纳旅行时发现，尼日尔河发源于几内亚与塞拉利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中。该地属于法拉纳省的科比科罗县，从这里向北到佛塔贾隆高原，其间横亘着法拉纳平原和法拉纳以北的丘陵地带，相距少说也有一两百公里之遥！

为了进一步了解发源地的概况，并打听去那里的道路，下

车伊始，便慕名前往拜访著名植物学家、法拉纳省农业总监卡拉努卡·库鲁玛先生。这位鬓发斑白、精神矍铄的学者，十分健谈。他摊开一幅蓝色地形图，滔滔不绝地介绍了发源地地形、动植物、气象、降雨量，以及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状况，还谈到了保护生物圈的计划。

谈话结束时，再次提出到尼日尔河发源地一游。老人思虑良久，然后挥挥手，果断地说：“走，咱们一齐去！”于是，我们便登车，溯流而上，向发源地进发了。

路越来越崎岖难行。到了一个名叫丁杜村的时候，河流突然不见了，我们下车去寻找。老人在前，我们随后，每向前一走步，必先用双手分开一人多高的蒿草和灌林，前进速度缓慢。最后，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总算能透过稀疏的草木，看到河流了。只见它两岸长满林木，其枝叶在上空交叉相接，形成一条绿色隧道，河水就在此密林底下缓慢地流淌，泛着绿色，散发着植物腐烂的霉味，但无浑浊泥沙。这说明上游水土保持是良好的。看着眼前的河流，有谁能相信这便是流程4,000多公里的滔滔大江？突然，老人抬手指指前方，说：看见了吧，那里才是发源地呢！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山势险峻，森林苍茫，一条玉带似的白色水流，从天而降，直流到我们的脚下。老人感慨地说：两年前曾有一欧洲人，就从这里出发去发源地，不幸遇到暴风雨，中途折回，险些丧生！至今，还没有一人到过那里呢。听了这番话，我们恍然大悟，才知道老人为什么迟迟不回答我们要到发源地的请求。

在法拉纳，我们到麦凯村作客。全村100户，800多口人，均以务农为生。农作物有玉米、伏牛奥（非洲小米）、木薯，水稻极少。这个村距尼日尔河仅10多公里，但无力用河水灌溉，因

此，至今仍是放火烧荒，刨坑撒籽。种地在人，收成在天，产量一般很低。除种田外，人们多在房前屋后种些烟叶、蔬菜，或饲养家畜，或兼营商业。年逾七旬的老村长向我们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上有 103 岁的老母亲，下有 3 个妻子，14 个儿子，3 个女儿，约有 20 幢草房。种多少地不详，只知每年播下 12 袋种子，每袋种子一公顷左右，大约十几公顷土地。产粮自给有余，可卖余粮，用来购衣物和生活用品。村长本人，是村里最有地位的人，衣着讲究：白色长袍，黄色皮凉鞋。围在他身旁的妻子儿女，披红裹绿，色彩鲜艳，穿着也很不错。

法拉纳市，位于尼日尔河畔，城虽不大，依坡傍河，万绿簇拥，倒也雅致美观。市内街道宽而整洁，店铺小，而货色全。还有小学、中学和大学预备系。市中心医院，科系和设备一应俱全，有 200 多张病床。一支来自北京的中国医疗队，长年在此地为法拉纳人民的健康服务。当时，全市正在大兴土木，主要工程有高压输电线、高级中学和自来水公司。过去，尼日尔河近在咫尺，但没有供水设施，妇女儿童头顶瓦罐到河边去汲水，生活用水困难。自来水工程竣工后，每人每天供水量可达 100 公升，即可满足人们用水需要。法拉纳的朋友还特意指给笔者看一幢正在兴建中的楼房，这是为当年将在这里召开的尼日河委员会最高级会议准备的。

在法拉纳的三天访问中，我们曾先后到汽车司机、缝衣工、布商和市郊农民家里访问，了解当地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当地，要数布商收入多，生活水平较高。我们去的那家有五幢房舍，居中的一幢为水泥墙铁皮顶，内有会客室、寝室、厨房和卫生间，墙壁漆为浅蓝色，光线充足而又柔和，这在当地算是高级别墅了。农民生活水平最低。一般身居泥墙草顶圆屋，

家俱和器皿很少，但按非洲人的习惯，置办衣服是舍得花钱的。

工人的生活水平居中等，比上（官员和商人）不足，比下（农民）有余。工人中，成衣工人生活最阔绰，因为非洲妇女从不做针线活，所有衣服均送成衣店。因此，成衣工人活计多，收入高，生活水平也就高。我们访问的一户，是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有一住室、一厨房，住室内水泥地板、双人铁床、尼龙蚊帐，家俱和衣服也较多。男主人身着雪白衬衫、水绿色长裤，还有一辆八成新的摩托车，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女主人一身淡色花衣，朴素大方，正在做晚饭，一锅白米饭，一锅辣菜汤，满院飘着香味。主人告诉我们，早饭简单，喝咖啡或羊奶，午餐是面包、汽水，晚餐有饭有菜有汤，是一天中最丰盛的伙食。

有人说，几内亚是一个潜在的富国。我们走访了几内亚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才知道这话是有道理的。大自然赐予这个国家的地下宝藏是极其丰富的。几内亚有铁矿、金矿、金刚石矿、石油和潜力很大的水力资源，而以铝土矿为万宝之魁。其蕴藏量估计为 180 亿吨，占世界总藏量的 $\frac{2}{3}$ ，居世界之冠，仅探明的就有 90 亿吨，而且品位高达 $58\% \sim 62\%$ ，有的甚至高达 65% 。

然而，在殖民统治时期，几内亚的铝土只能沉睡地下。正如前总统杜尔所说的：“几内亚是坐在无法打开的百宝箱上过着贫困的生活”。这种状况只是在独立之后才发生变化。60 年代，几内亚政府引进和利用外国资金、设备和技术，实行多国合营或技术合作，先后在博凯·桑加雷迪、弗里亚和金迪亚三地开始大规模开采铝土，从此铝土矿业进展迅猛。1978 年产铝土 1628.2 万吨，占世界第三位，其出口量则超过澳大利亚，